

營田輯要

營田輯要敘

去歲余客皖議者多言興屯田余謂屯田非今便而招徠流亡墾種荒畝則今日之急務其要在於愼選牧令聞者韙之今金陵告克大江南北及全浙東西旣就底定而數年來糜爛幾徧之秦中幸亦無賊擾則正招徠墾種奠拯殘黎於塗炭之餘矣顧行之之法與所以行之之弊又賴有心斯世者爲之熟籌深慮以求有利無患焉貴筑黃琴塢先生示余以所纂營田輯要一書意在用民而不用兵與鄙言合其書

凡言成法十有七言積弊十有四於制田物土之宜又博採而詳言之皆集前人成說著於篇使人自酌而不參以己論蓋兢兢焉述而不作之意故曰述也夫寇亂之後民之元氣傷亦甚矣譬如人之一身久病阽瘵僅而獲生必得蔘苓良劑滲瀹佳羞以滋培之庶可冀其充復而不至於復病且死今大亂漸平爲民上者欲拊未死之孑遺保已復之畺土使凋殘之極元氣漸復則舍招徠顧何所策欲議招徠而不取良法去積弊則又烏以有濟於　國而便於民此

先生積不容已之故而有是編之輯也抑又嘗疑招墾之令必使避難之氓歸其本鄉歸稍遲則田產歸公所慮者榜諭於本籍遠徙之民不能遽知旣知亦不能遽歸及其歸也則無室可棲無田可耕訴之官官又以無契券踰期限斥之嗟此殘黎遂有率妻子塡溝壑者今讀是編於部例定限五月之外復有舊主新募分租酬値及斷限二年三年之例可不謂仁厚之至乎顧其中紛糾瑣細剖析調劑非以已心體民隱治民事如家事之賢有司起而任之事必不辦

夫有治人無治法法具而尤賴人以濟之也昔陳文恭公有言曰平生於富貴利達不肯著熱於　國計民生不肯放冷未必事皆有濟而此心自不容已瑶嘗服膺斯言喜爲儕輩稱述先生浮沈郎署至久既一官出外旋棄去老作寓公蕭然塵外而其心若未能一日忘天下殆庶幾文恭之所語故序是編輒復津津誦之使世之覽者知是書之作蓋於　國計民生實有不容已之故云同治三年十有一月新化鄧瑶伯昭謹敘

營田輯要敘

營田輯要者黃琴隝年丈所編次也綜歴代規畫議論詳著之篇篇分內外內篇又自分上下卷半言法半言弊爲目者三十有一外篇則附載制田種植等事卷首冠以通論度方今時勢謂民耕勝於兵耕待推行者擇而用之大旨取述而不作然亦時露微意焉編成命柏心序諸首僭竊謂茲事體大益軍國甚鉅前代行之成效彰彰非蒙所敢置議也然嘗求其端矣自鼂錯建策募民耕塞下爲屯田之始趙充國

將吏士屯田湟中則屯而兼營矣後世行營所在率仿屯田亦曰營田大意相類特耕有民與兵之異前明別置軍衛就衛立屯則專主漕運而已要而聚之其爲田不同有在邊地者如兩漢之輪臺西域唐自振武雲中至中受降城是也有在腹地者如棗祗任峻鄧艾屯陳許淮潁之田何承矩李允則屯滄景雄州之田是也其爲耕亦不同有募土人及謫戍辠人矣有將與卒分田而治矣夫田於邊地奪彼肥饒取我曠棄以資戰守以省轉輸利爲上田於腹地必我

強於彼兼有賢將且耕且戰乃得積聚利爲次將卒並耕殖穀必廣一遇寇警或燒或芟則得失常相半也徙民往耕足以供軍室廬牛種事須官給則勞費不勝計也大約行之軍爭之秋良將禦於外良吏督於內事權一而思慮精則弊不敵利行之無事之際宂蠹熾於前駿削乘於後文法多而曠怠啓則利不敵害此其大較也今者寇難略平兵燹蹂躪之區死傷流亡靡有孑遺三秦兩淮間往往數百里爲邱墟皆曩日膏腴上產也此非議興營田之時乎顧言之

甚易行之甚難何者限田定賦法立弊生有經界川渠城堡井竈田器倉庾之役有守望追胥獄訟簿書之役有拊循安集勸課督促徵斂之役凡此非賢能吏莫能任況猶有阻撓牽制之相隨也乎又有甚者急近功務紛擾貪浮賦張虛額恐良法適以厲民世且謂營田不可復行將奈何不知其要惟在得人而已夫營田之善不傷財不擾民無曠土無遺利其濟軍國甚鉅方今時勢尤易舉行賢於搉稅算緡遠矣是編葢再三致望焉誠繹其微意得人以任之有百

利無一害也明甚故曰藥一也或以延年或以速斃車一也或以致遠或以僨轅雖有治法尤貴治人獨嘗田也乎哉年家子監利王柏心敘

營田輯要目錄

農田輯要目錄終

營田輯要卷首

貴筑黃輔辰述

總論

屯營一也然屯田因兵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墾種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略仿晁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而置營田設農寺之善農者爲屯官屯副視地之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歲獲多寡取中熟爲率收多者褒進之元和中李絳請開營田乃以韓重華爲

東西營田使募人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皆用民者也宋初惟河北屯田以兵若江浙閩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其實皆用民神宗四年河北屯田司屢言豐熟其取入究亦不償詔沿邊水陸悉募民種收其兵爲州廂軍慶歷閒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招至者未安其業又責其借力於公田卒以人心易搖亦莫之行兵不如民由來舊矣乃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又取鄰州之兵而熙豐閒復有營屯不限兵民之制遂使兵民參錯或以侵占民田

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軍士不習耕耨不服水土爲擾至於歲入不償所費因而報罷蓋兵與民之不能相雜其勢有必然者何以知其然也屯法之善莫如趙充國諸葛亮充國所屯皆羌戎故壘未墾之地用步卒萬二百八十一人民不與焉五丈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間地廣人稀本羌胡之所棄其屯渭濱者不過畸零散布故民情案堵大卒守邊備塞老敵情而攻堅壁以守爲本以戰爲心但有屯田則雖經年屢月軍食無虞且兵不耕

則不得食處無可如何之地迫以不得不然之勢勒以軍制收利一時則士馬可以壯飽騰之氣然兵罷則屯亦罷一散而不可復收矣明代就屯立衛非爭戰之時俾其且耕且守有備無患其制邊方以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以二分守城八分屯耕列代相承立法詳備嬉恬既久法漸廢弛守邊將吏復請官田以自便由是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受其賦賦重不堪則欺隱挪移賄賣飛詭分攤包賠誣陷牽引之弊不勝枚舉從前衛所之軍不無業

田之民。然民自爲民。軍自爲軍。分而二也。乃軍田有私售於民者。民或轉售於民。復質於軍者。輾轉授受。蔓引愈長。向使軍民之田經界既正。限制綦嚴。則統於軍。統於官。有條不紊。何至有難結之局哉。溯自兵農既分。兵之待食於農。非一日矣。縣令負戈而兼操耒耜。匪特身所不習。心所未安。甚或引以爲恥。故兵與兵屯。猶不免有雇替以圖便逸。其平日驕惰之習漬染已深耳。若夫民。固生長於農者也。即使身無半畝。而終歲傭力於農田。身親乎農事。燥溼剛柔。水耕

火耨不待教而知亦習焉而不知其苦也今各直省被兵之地或數百里墟無人煙膏腴之田鞠為茂草本著土戶悉已逃亡而孑遺之民又無室家之可歸待轉死於溝壑心計之士碩畫之臣思所以救殘黎弭後患行之既久復可任以守疆土裕國用莫如講求營田之法以收無窮之地利而繫易失之人心舍是不圖而別求燠休之方或轉謂多事不如省事非所以為國家深謀遠慮計長久也顧未墾之前難於慮始既墾之後難於圖終固非鹵莽滅裂者所可將

事。爰攷歷代營田。搜理舊章。尋求利弊。酌乎時宜。並采農書之切要者。輯爲是編。以待任事者之講求修復焉。昔人謂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夫事本待人而任。不得其人則不可得而行。得其人矣。而淸議或起於嫉忌。責效或甚於追呼。更或十羊九牧。意見各殊。朝令暮更。信任未篤。則亦終莫舉焉。

灣山輯要卷首

營田輯要內篇上

貴筑黃輔辰述

田久荒則穀貴穀貴則民散而兵弱地闢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而國強漢唐以來善爲持久之計者莫如招墾大難初夷荒田尤廣聚人阜財當務爲急良法美意歷代具詳因時制宜在憂國者虛衷采擇斟成法。

榜諭

明初宜興知縣陳開荒事前奉詔書積荒拋荒田地。

所在官司須出榜招募隨出榜諭先令里長開報某田若干及荒蕪情由仰隨地踏勘每里要公直人隨同勸墾報明籍貫姓名丁口查無混冒除力能自墾之家其乏牛具米糧設法籌貸限收成歸還每戶給帖遂一載明將前項所招之民所墾之田注簿存查隨時轉報上司俾承執業如有豪強之爭治以強佔之罪其續有荒地願復業承墾者一體照行宜興縣志

唐順之有言方田之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核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概論，須於未丈之前，先核一縣之田，定爲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之，乃可用折兌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爲定畝起賦之準。不先核其等差，非均平之道也。至於丈量，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先自明此意，乃可付之他人之手。文集答施武陵書

又有地本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水耕火耨，幸歲之穫而薄收者；有谿江洲渚，乍涌爲邱，危岸窮崖，將

傾耒地。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坍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數主，割留橫亙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此之類，必欲持一畫定之溝封，以悉索而徵及毫釐，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大君之德政，其忍之乎。王夫之宋論

又農人擇田而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說苑

其耕耨之異宜，燥溼之殊性，故非老於農者不知。儲方慶荒田議

膏腴之地，招墾易舉，至於不成片段，即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水遠河尾，尺力可以挑培

而不能必其有收皆宜核實 楊應琚開荒議 凡此等田多與之墾而少定其科節年歉亦有收穫於民生實有裨益然非地方官親勘檢核止憑里甲等混冒殊失營田之本意 楊永斌墾荒疏 陸隴其論直隸墾荒非地土荒熟不常近山者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近水者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墾種轉瞬起科一成不易小民視開墾為畏途竊謂此等荒地原非額土先核其高下如遇荒年可以酌減民無不樂於從事

皇朝經世文編

勘丈

民間荒田熟田。主業絕業畝刪相錯。先宜親身履勘。畫分明確。然後寬其弓丈。詳註都圖土名。明開四址。明立標準。籍記頃畝。廣行招誘開墾。因其土宜。趁時布種。使窮黎漸食賤粟。則耕穫之實效可覩。魏了翁疏

國朝李紱謂寬其弓丈。薄其科則。則差役可以無累。御史胡蛟齡亦謂墾田之初。宜體卹民艱。須有盈餘。以資口食。盧紘亦言開荒之意。原以聚民。然民卒多惶懼。非畏其力不能開。畏承墾之後。索求無已。

惟於勘丈之初。如弓丈科則。在在留有餘地。須念此事爲　國家休養生息推廣窮黎計。非掊克聚斂爲逢迎上司調劑官吏計。以上俱見　皇朝經世文編

成法不必以十分爲率。令民稍得寬舒。潘耒送湯斌撫江蘇序

又王星華均田法。本十四條摘取七條。一弓式當以官弓五官尺爲弓。百四十弓爲一畝。弓有定畝亦有定。二擇士民之殷富而誠實者。授以規畫。分派責成。戶房縣總不可輕用。三每社議社長一人。下則有知地人。凡弓

手算手寫手俱要老成小社分兩三路大社分五六路其事易集四每路各立印簿註社長姓名分給各長如丈一畝即塡一畝其地形方圓尖長各畫一圖或五畝一圖圖註地名必先塡印冊後註私冊以免改易五每路各備木橛上闊下尖削白明書四址地名畝數與印簿相符亦每路照官弓式各造一張用印刻木弓箭用鐵搭以防鬆寬弓脚用鐵錐以防支滑七積算畝數每日各社長封送公所擇老成明練者總核總以一日了一日之事官司隨時查對不致

積壓弊混含煙小記

又凡丈量撥部頒弓尺廣一步縱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方者廣十五步縱十六步（乾隆十五年定）有司於農隙時親率里甲履畝丈勘應丈者四至不清者丈欺隱牽累者丈有地無糧者丈有糧無地者丈畝步不符賦則虛浮者丈熟荒相間𨔼地番民相錯者丈壤界相接畛域不分者丈荒蕪召墾寄糧分隸者丈水衝沙壓公占（占用民地如開渠築堤）應抵（撥抵以他地）應豁（豁除糧賦）者丈

大清會典戶例

又取適中之地分四隅鱗次而丈之以千文編號標記某字至某鄉共若干頃畝共若干坵籍註之訪公直鄉老習於農者品題高下而第其等恐其侵於熟田也先查鱗冊以判之恐其影於鄰境也先清界址以限之恐其弊混於書吏也令委官正士自爲攢造之地段坵畝冊籍暨田之高下既定然後總鐫一石於各鄉不得增減挪移慮周而義著矣 臨漳府丈田記

又田土高下不能齊一凡近城近郵多膏腴僻遠山

鄉多瘠薄然亦有通衢大市不及遠鄉而濱水之圩沒臨高之肥厚均非意計者若非親身畢到以爲舉一可例其餘則姦人得以顚倒他日授田於民必有苦樂不均者矣程三省條議上元縣事宜

招墾

招徠在不憚勞不爽信不爲煩苛使民皆知其利己而無貽害心無所畏罔不樂從鳳陽農政篇

又明洪武初令荒閒田地許人開墾永爲己業田地名目不一尙有可考者如重租田官田皆籍沒入官

者官募民種半減其租此外學田廢寺田無有業主者如朱熹知漳州請召人承買而收其租又有站田鋪兵田弓兵田宋元時以養鋪役鋪甲弓兵之治盜賊者凡此等悉沿其舊不在招墾之列然必須劃分界址明註冊籍以杜爭冒 明史

又順治閒給事中劉餘謨疏流民務在實心安插俾有所依拋荒閒地所在皆有悉令有司招募查明籍貫丁口編立簿記示以定章計口授田但不得於圈地之外侵占有主之田亦不準於承領之後私募他

人頂種。

又墾荒之人展轉趨利以求其便招墾者立法太嚴。或不能禁止官人誅索民必畏避至墾者復荒是當招募之始立定簡明便易章程使之瞭然並著其籍於官民不慮其滋擾而可炎心隴畝矣。徐方慶疏

又兵火之餘版籍錯亂逃者或復幸有餘粒以慰鴻雁之哀鳴犬定之後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賦率。宋論

有司奉咫尺之文遣其地而號召之地段不稽田畝不攷籍貫不問土著游民不辨有賂者進無力者

待募於郊。不募則相聚而爲盜。從而飾詞中寢。或姑待焉。以是爲居奇之利。此鹵莽滅裂者。終不足以任事也。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又凡該省荒地。必須全無別項出產。方准招墾。其現可剷漆砍竹採取構皮木耳等項者。悉聽民便。地方官不得目爲荒地。強民墾種。亦不得因獲微利。勒報升科。 凡開墾各州縣荒蕪貧瘠地。邊漲新開地。各戶邊口外曠地。咸分給墾種。招徠外籍入甲。及徒流之人。均准屯墾。給照爲業。 民人承墾之後。或實在墾

不成熟仍準報官勘明銷照退業。均戸部則例

又豫東二省黃河大隄內外官灘地畝准召民墾種。分別上中下則議稅。其坍漲補撥等事仍照例核實辦理。工部則例

附禁墾

凡墾荒除禁地及因事故例栽封禁外。値有古塚。周圍四丈以內不得開墾。

又南旺湖內地畝除舊有河工栁園葦地及先賢祠墓產書院膳田等項外。其餘地畝悉行封禁。毋許私

行佔墾。駱馬湖內灘地。嚴禁附近居民。私行墾種。並不準借名升科。如有仍前任聽私墾者。將失察之該管地方官及汛員一並嚴參。民人照例治罪。工部則例

又乾隆五十三年

上諭荆州下游江內有窖金洲一道侵佔江面。漲沙過溜。而本地蕭姓契買洲地。種植蘆葦。環洲而生。阻遏江流。以致上流多所潰決。此必奸民因江中漲出洲地。墾種獲利。以升科爲名。其交官者。不過數百分之

一。所地方官亦必得其利揣。現將蕭姓治罪。嗣後凡瀕臨江海河湖處所沙漲地畝除實在無關利病者毋庸查辦外。如有似窖金洲之阻遏水道致有隄工地方之害者。斷不準其任意開墾妄報升科。

欽嘉慶十四年

上諭山東運河。全賴微山湖以濟漕。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湖中水流安能濟運。著山東巡撫派員履勘。如所墾之地已經成熟者。姑聽耕種外。其餘未墾及已墾復荒地畝。出示嚴禁毋許

再行私墾。

又道光二十一年奉

上諭給事中朱成烈奏臺灣應墾地畝甚多請飭查辦

臺灣道陳臺灣在大海中。本一山橫峙。廣近二百里。南北延長一千二百餘里。山後南北不及千里。新開噶瑪蘭廳在山後淡水噶瑪蘭二廳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生齒日繁。地盡開闢。久無曠土。間有山陬沙礫未報升科者。為數畸零。若紛紛查丈。必生事端。惟彰化有水埔二社。嘗為民人開墾。道光五年奉

旨恐啟番釁。永遠禁止。姚瑩東溟文集

又孫士毅疏。向來海濱居民見有漲出沙地。名曰沙坦。開墾成田。實爲天地自然之美利。乾隆元年。前督臣先後條議。請給農民開墾。升科均荷 允准。至乾隆三十七年。尚書裘曰修驗收直隸永定河工程。聲明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奉 旨通飭各省。凡有瀕水地面。毋許復行佔耕。自禁之後。民間視爲官荒。轉生覬覦。其間良懦強豪不一。始則偷種。繼則搶刼。逞凶滋事。爭訟屢興。甚至明禁暗墾。民不納稅。吏取

其租。臣淸査積案。體訪輿情。如沙坦原屬無礙水道。查從前所禁專指內河出水要區。恐高築堤埝阻遏水勢而言。並非爲大海之濱漲生沙坦無礙水道言也。未曾分晰周詳。隨將沿海沙坦。一律禁止。幾同因噎廢食。大海之濱。一望無涯。正望沙洋多漲一分。卽居民多增一分衞護。且利之所在。爭趨若騖。與其禁之而陽奉陰違。徒滋訟累。似不如開之而給求耆欲。俯順輿情。國家休養生息。惠及黎黎。有此無礙水道之沙坦。置爲廢壤。殊爲可惜。且似禁非禁。不官不

私。尤非聚實辦公之道。　皇朝經世文編

授田

明高帝時宋訥獻守邊策。立屯法。人受田五十畝。（鴻書　四夷攷）宣帝時　趙充國屯羌戎。人二十畝。唐韓重華爲營田使。人耕百畝。宋咸平中。劉綜請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計人二十五畝。歐陽修請誘民願田者。一夫之力。歲任廢田百畝。迄不能成。明制。就衞立屯。每軍授田二十畝。（廣治平略　按今二十五畝。以今尺六寸四分準古一尺計之。古之百畝。今得田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已過百畝矣。今之百畝。豈一夫所能任。詳後附考）

又漢制。一夫給田二十畝。別給一畝。課蒔餘果及桑榆不禁。應耕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違者地入官。其二十畝。以上地言也 通典 魏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婦人五畝。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民有移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魏書食貨志 唐制。年十八以上。授田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寡妻妾。皆以二十畝爲永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

唐書食貨志　國朝墾荒或助以牛種寛其徵輸或懸爵賞以廣招徠或給投誠以資贍養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　大清會典

又李安世謂井田難復宜更酌量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均田之制起於此宜分上地中地下地以定畝數文獻通考　配地之初分別三等上地畝減中下地遞增可杜不均大率以二十畝爲上地中下地酌增其畝也　皇朝經世文編　國朝文錄

又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治水田不過十數畝

水田所入。較旱地可倍增。孫乘議小錄

又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多不過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有至六七十畝者。不知地多則糞少。力薄工作難徧。是以小戶種少而常豐收。應於招種之初。量力授田。每夫不得過三十畝。尹會一農桑四務

又先王馭天下。探其源而授制田之法。一事而三物備焉。田均而若樂之途不偏。故天下育也。法立而僥倖之路不開。故天下定也。民安而性情之節不亂。故

天下治也。自授田法廢而民無常業。天即豐年。能豐於田之所在。不能豐於田之所不在。君即薄征。能薄於斂之所及。不能薄於斂之所不及。民生汲汲皇皇。謀生之計百出矣。苟可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苟可延一日之生。何所不爲。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詭。苟可以力獲。何所不爭。故禮讓衰而攘奪起。由是言之。立授田之法。非正教民爲善也。而善焉往。廢授田之法。非正教民爲不善也。而不善焉往。夫亂離久。則戰爭酷而人寡。太平久。則生息深而人衆。固常反覆相尋

非必凋殘蓄盛。今古不同。且人寡則生者亦寡而土曠。人眾則生者亦眾而土闢。雖有飢歲。未聞菽粟告絕。天下之田。自足以供天下之人。準於人以酌分田之數。而不必百畝。安在其不給也哉。陳之蘭授田論

又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是一夫終歲勤勤。受地肥者。所獲不過養九人。受地瘠者。所獲亦可養五人。蘇郡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二十石。以每人日食

米一升科之則餘三十石者可食九人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農夫五等合上中下算之每夫可食七人而有餘粟。靳輔生財裕餉疏

附田帖

做條編之法授田之初將年限遞徵錢糧一切徭役支應載於田帖使承募之人安於室家吏役無所施其計。漳州府賦征志

又明制以所丈之田具報於授田之官給予田帖若某鄉某段落田若干畝及舍人餘丁限年歲應納本

色若干備書於帖受田者各付之為執萬歷閒永州府林推官人給田單一紙上載土名丁田糧數役無不均糧無竊冒其法至詳善天下郡國利病書

限期

後魏李安世疏籍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其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始返舊墟廬井桑榆改易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起侵陵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

得乎。愚謂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淩奪。文獻通考

又知吉州徐常言：得以為已業者，如其移變其居室墳墓，既不可奪，又其歲久，甲乙相傳，難期得實，若令舊主新募兩不失業，須善其調停。唐時諸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準租分法，不得

過六斗。通典 漢陽鎮撫使陳規倣古屯田有逃戶歸業者過三年不受理。文獻通考

又新荒之地其原主若有子孫情願承領者查實準其開種若非其子孫他人領種其原主或流寓他省未歸先宜出示招徠復業如二年不歸即爲無主之田聽人承領開種之後原主不得爭競。黃六鴻養民四政

又各直省實在可墾荒地無論土著流寓俱準報墾。凡報墾必開其界址土名聽官查勘出示後五箇月。

如無原業主呈報地方官即取結給照歲應彙報戶
例

牛種

漢時田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文帝時趙過爲搜粟
都尉民閒苦少牛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多者日
三十畝少者十數畝武帝初令有司課畿內使無牛
家以人牛力相貿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
十畝償以人鋤工七畝如是爲差至於老幼無牛家
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工二畝北齊或有人力無

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後魏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唐李泌亦請發藏繒市牛開元中令諸屯田應用牛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者每五十畝配牛一頭土硬者每二十畝配牛一頭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張全義為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勞以酒食或訴以乏牛則召鄰田責之曰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蓄積宋世良請以富家牛先耕貧人朝列稱善　漢書　通典　文獻通考

又荒田肥瘠不同。耕種難易不一。其有缺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二人拽一犂。慶歷間。范雍括諸郡牛以耕而民擾。北地多以驢代牛。然與水田不宜。文獻通考

又元和間。詔郡國募人無田者。到所在爲雇耕傭賃。倒種貫耕牛。田器。定歲除算。官司出借耔種。本屬美意。而因緣求索。罄其所獲不足以償。遇年歲荒歉官民交累。天下郡國利病書

又畝之廣長不一。古以百步爲畝。漢以二百四十步

爲畝。唐以廣百步長一百四十步爲畝。後又以百二十步爲畝。一牛之耕。量其力之能任。而人力居其半。

文獻通考　郡縣志

富民

元泰定中。虞集言聽富民欲得官者。合衆分受以田。

明永樂鹽商赴邊種粟。邊粟大充蓋巨商之力。足以佐軍民所不及。良法也。今宜略倣其意。凡識務近地。專召墾荒。招買人貲厚明習農事者。聽其相度。徧墾積荒之田。足國足餉。惟茲最要。今鹽法之舊。雖未能

復須令有力者隨宜布墾。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民可休息。元史　廣治平略　鴻書

又寄莊議。貧民種田。牛力種具不時有。塘池隄壩不能修。一遇水旱。則付之天而已。富室於此等力能預爲。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況富室不能自種。必業與貧民。民雖業產。而實與富室共其利。收一石。人分五斗。收十石。人分五石。而賦糧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富室且假貸而給之。故曰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天下郡國利病書

又今天下幅員既廣生齒日繁司農懷仰屋之嗟度支有坐困之歎總計出入之數即使賦額全完入數猶不抵出數則何不思所以變計也爲今天下之計莫如開墾荒田而墾荒則必使富人爲之何以言之國家亦嘗置吏議墾矣然民之殷足者必不赴之而應募率皆貧民浮戶欲其自備牛種則無力欲官爲之備則無財而民仍無所托夫所謂富民者制田里供賦稅給徭役者也其召募游民葺理房舍疏通水利以至牛種耕具易辦也今不必議僉報議遠徙但

令就地承領而募貧民以耕如田主之佃戶然仍責成地方官凭令清丈荒熟劃分段畝分明四址標題籍記具報某地若干頃畝不致侵占他田仍按章定制則何患凌土著而掩其所有乎若慮有兼并今海內之兼并者幾何人况盈虛消長不數年而變更未可泥於陳言也張宸商屯議　恆產瑣言

專官

三代以前專設農官久矣漢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敎民墾田殖穀馬援請置長吏馬成置戊己校尉魏棗

祇屯許下。置田官。六朝時置司馬。置農官。置都使。子使。太和開有司請別立農官。唐設農寺。專領其事。張全義為河南尹。令麾下為屯將。招農戶耕種。流民漸歸。又選使者為屯副。選諳書記者為屯判官。五年民皆復業。請置令佐以治之。宋以韓重華為營田使。何承矩為屯田使。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紹興中。以兵屯使大臣。民屯使縣令主之。當時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荊襄諸帥。悉領營田使。守以監司領之。大中祥符開改置營田務。凡九州皆遣官兼

務。天禧閒，詔轉運使置營田，明分屯設衞，有指揮千戶。百戶，僉屬鈐制。畫地而耕，其法最善。自守邊將吏得以官田自便，擾及民田。管田之官，不足以服民矣。歷代史

國朝雍正初，有水利營田府，設監察使二員，副使二員。八年罷。直隸通志　又有巡農御史，不久亦罷。雍正　上諭

築堡

馬援屯三輔，繕城郭，起塢候。杜茂屯北邊，馬成屯中山，治郭寨，十里一候。趙仲卿屯塞下，勒百姓各立堡。

轄重華東西營田就高築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餘所田況分營田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吏領之明御史葉盛巡按宣府募民墾田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歷代屯政

又關隘以詰奸而堡砦以收保此官政所最急者近多重邊堡而輕民堡殊不知賊入則不趨邊堡而趨民堡矣況不虞之備安不忘危使各堡之民俱修備防守互相綢繆長城豈獨在邊堡哉 階州志 昔趙充國魏棗祗墾闢田疇無有害其成者今禾黍未登而

馳突蹂踐不可必苟嚴其設備以限戎馬之來則無在莫非可耕之地文獻通考

【按】營屯之利有六耕不廢守一也旣據爲樂土探伺密而有固心二也有室家以固其情因以編爲行伍三也民親附而爲我用四也束伍部分不離其素堡柵器械以時而修卒有不虞符旦下而夕至五也民有所止不至駭散六也王夫之讀通鑑論

設長

役之別有坊里長糧長坊里長在周爲鄉遂初非役

也漢承秦置亭長送徒畜馬皆得使焉則漸近於役矣唐宋皆置里正南渡後爲保正長按唐書睿宗時御史韓琬言往者里正長一缺充者輙數十人近差人以充致有逃亡爲儕於役而人畏其難也宋初爲差役後爲雇役又爲義役古人所以制鄉遂之意蓋蕩然矣元以五十戶爲一社置社長一人鄉置里正一人明制每年里役有長一人十年而有編審先後無得私焉有存亡有賣買里長記之其長不任役則選同里與比甲之次丁代之但其役也本以承勾攝

督催征而已。後乃百凡科斂。皆在焉。糧長卽漢之嗇夫與宋之戸長也。明制每區設正糧一人。副二人。由京給勘合。任催辦稅糧責慎之意。其重如此。歲久乃令衆戸朋充。奉國卹民之意廢矣。天下郡國利病書

又里長係諸版籍。任催征勾攝之事。少得津貼。且有樂從之者。近有奸頑忌之。或有欺凌富厚。輒告里長因而嚇詐取財。當事者不察其虛實。輒聽更替。不得其人。轉使小民不得安生。前人糧里記

又里有一百十戸。以十戸爲長。係百戸爲十甲。里長

董一里。甲長董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爲奇零甲。其冊每年一更定。即編審之制也。盛百二編審論

又明制。每年收穫之後。里長入役之先。各稽其里之貧富消長。丁口增減。年穀豐歉。照甲冊報鄉長。彙呈於管領之官。不由胥役包派。供役納賦有不均者。許其指告。若夫非常不端之事。責之里甲各長。隨時舉發免究。續通考里役議

又漢制有職分田。如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縣令

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買坐如律今置官領事遞爲鈐束宜倣其制酌給田畝任其佃種不得派力於他田官代田附如上制 通典屯官議

附 保甲社倉社學

招募之初如至十家即先立爲一甲甲有長十甲爲里里有長奇零之戶各附於所近之甲而統於里里長統於董事之官隱以兵法部勒之官訓其里之各長里束其甲之各長甲束其戶以相保衛鄉人見縣官之日少見里長之日多里長得其人則鄉人莫不

自愛。此教化之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爲士大夫之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而遂各道其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愛相救相賙之誼。敎之以祭祀喪葬昏冠飲酒之禮。耕則趣之役則均之。嫉者賞而惡者勸。而無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不治之民焉。後世里長與奸役相勾結。把持鄉曲。愚民畏之如虎。此等而欲其約束鄉里。宜其囂然而不樂也。夫游手好事之徒。而授之以柄。彼必與吏胥朋比。生事害民。使之率衆巡行。且有反借以爲姦爲先

者矣。然則里甲長不可立。而保甲終不可行乎。曰是誠在官之擇人而任。而有以督察之。如有害於其鄉者。事發覺則犯法者與里長甲長共治其罪。務在蠲除一切苛察之條。使無所借口。如此則不至於擾民。而錢糧勾攝責成有人。保甲團練。弭盗安民。未有不從茲舉矣。劉淇里甲論　沈彤保甲論　黃中堅保甲議　彌盗論

又周禮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宋熙甯保甲之法。實昉於此。而就相生相養之地。以行

政教於其中。蓋有兼濟之道焉。夫與保甲相經緯。推廣之而莫竟其用。莫如社倉。隋開皇時。長孫平請立義倉。其時建倉於堡社。穀本皆出於民。朱熹爲浙東提舉。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加二計息以償。逐年斂散。得息米造倉廒。至存米三千餘石。不復收息。只收耗米三升。鄉民數十年。雖遇凶荒。人不闕食。是其米借自常平。本出於官。而息收於民也。義倉之設。建在當社。於民甚便。然隋倉之積。徵本於民。是正供之外。又復加徵

其本已失但常平在城糶糴不能無弊義倉之積傚社倉法集豪富以輸將又或按糧科派皆未盡善也且恐前官一易按籍而稽之則以冊爲倉其米安在應請自今於民賦內留其什之一五入穀於本里堡倉初積之一二年里穀無多分存於本里公所里長管之每歲春借秋還俟本息充盈分造倉廒官稽其數而已年歉年貸家給而人足矣戶之奇零不足一甲甲之奇零不足一里則附近甲近里不限以十里甲俱窮之鄉酌量行之或以積至三千石恐無劉如

愚其人則堡里守之者眾當社之民可以分勞如十里有自家之眾數人管理年清年款上下交代稽查尤易況一里之民豈無良善眾之所推在在皆有行之既久戶登康阜積穀日多以其餘息因倉之近地建立社學膏火可資息又有餘則里中之鰥寡孤獨婚喪無資皆可因而給之豈非推廣之上治哉晏斯盛保甲社倉相經緯兩疏

又洪武中每坊各建社學一區以學行者舊爲之師子弟悉令通孝經小學諸書其俊秀者送入鄉學嘉

靖中學使楊宜簡諸生堪敎習者與爲社學學師建於鄉者曰義學曰社學曰經館鄉長主之其實皆鄉學也江甯府志　皇朝經世文編

起科

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已業永不起科景泰六年尚書張鳳等奏山東等省有甲方墾種乙即告不納糧若不起科爭競之風終難杜絕今後但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端抑且少助廩積從之明史　顧炎武曰從

古無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日知錄

天順六年。巡撫劉存奉定招佃荒田例。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田二斗。謂之官租。仍與民約。永不起科加耗。大政記

明中書省奏請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俟三年後畝收一斗。明史稿

又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如本官招墾及官生捐墾。以田歸佃。次年起科。隱墾首報。當年起科。豫征私斂者罷。戶例

又雍正六年

諭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爲惠養邊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其得所今從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之年乃例當輸賦之期但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爲難著寬期二年於癸丑升科俾民力寬裕俯仰有資雍正上諭

又侍郎崇厚疏咸豐九年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荒棄倡勸捐資在於鹹水沽營田三千五百四十畝葛沽營田

七百五十畝、挑溝建閘。引用海河之水。以資灌溉。就地招集農民。給資本認種。相度規畫。使斥鹵之區。成為沃壤。今已四載。歲獲有秋。附近居民咸知水田之利。即有泥沽等村。自行開墾稻田多頃。均有成效。新招之佃。與現墾之田。均應給發佃戶資本。春借秋還、原定每地一畝。初年交租三升三合。次年五升。三年以後一斗二升。又每地一畝半。交稻草一束。計重五十斤。現據各佃戶聲稱。地有肥磽。歲有豐歉。除交租外。所餘無多。詳加體察。如葛沽土肥。原定每畝一斗

二升。毋須酌減其鹹水沽賴人工力作。應照原定之數。酌減十分之三。並請嗣後稻田租米。倣照社義倉例。由天津道發爲經報。邸鈔

又因地定賦。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吏胥防細弊。冊籍不可不詳。君子持大體。惟撮其要。懷慶田賦論

明太祖令蘇松杭嘉湖畝稅除其半以甦民力。曰。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江南志

又賦額如海。見者望洋。況米之數。曰升。曰合。曰勺。曰

杪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曰釐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塵曰沙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邱山而算之甚昧於心目前輩有云銀至釐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除之不然徒墮奸人之混淆可恨也錢糧瑣碎論

又昔邱文莊論田土戶口賦稅及條段必須載明使官民均有所稽考不致爲人混淆今宜做行督令里書査算花戶逐名之下詳開田地若干該徵米銀若干務期總散相符每冊二分印鈐一存縣一存各總

甲收執。照數徵輸。如有更易。年終由總長報明。浙江志田賦書略　我　朝康熙二十四年重修簡明賦役全書。刪除絲杪奇零　廷議舊書遵用已久。遂罷頒行。乾隆三十年。以全書多載不經名目。而奏銷冊前列山地田蕩版荒新墾。次則三門九則。極爲明晰。令嗣後全書依奏銷條款。於是全書與奏銷條款合而爲一。又有曰易知由單。以地之上中下則。令將每畝應徵實數開明。刊給花戶。始須於順治六年。至康熙二十六年。官吏索紙版之費停止。曰截票列征銀之數。分爲十限。完則截之。其票

鈐印中分官民各執其半即串票也。順治十年行二聯康熙二十八年乃用三聯。一存官一付役應比。一付民執照曰滾單康熙三十六年行征糧滾單每十戶五戶共一單分十限依次滾催曰順莊編里雍正六年行順莊之法以的戶爲主凡寄莊寄糧悉更正之後仍復三聯之票自是未改大清會典

又乾隆二十四年江西巡撫阿思哈奏請清查委員勘丈田有溢於額外者照畝加賦有缺於額之中者不減其徵自是田之所入皆在於官遇有年歲不謂。

官民交累。三十五年。巡撫吳紹詩悉心籌劃。請得除去缺田。餘田分則遞減。有水冲沙壓者。仍準報蠲。民力藉以少舒。則先事圖維。使窮簷獲濟。豈非在上者之責哉。贛州府志

附　免科

郊壇。社稷山川厲壇學校　闕里。孔林四氏學周公廟各聖賢祠墓均免升。大清會典

乾隆三十二年。用兵緬夷。蠲免滇省兩年額賦。凡過兵之處。各免三之一。以爲例。三十九年。以金川用兵

免四川租賦　大清會典

又凡內地及邊省零星地土。聽民開墾。永免升科。其免科地數。福建江蘇蘇州及安徽湖北湖南之水田。廣西中則以上水田。四川之下田上地中地。以不及一畝爲斷。直隸江西及安徽湖北湖南之旱田。以不及二畝爲斷。浙江江甯及廣西之旱田。以不及三畝爲斷。陝西及河南之中地。廣西之下則水田。以不及五畝爲斷。山西下地。山東中則以下地。雲南貴州之山頭地角水濱河尾。廣東之畸零沙地。高雷廉三府

之山場荒地。不論頃畝。概免升科。奉天十畝以下尚宜禾稼者。減半徵租。其岡埠海窪之地。僅宜雜植。不成坵段者。亦永免升科。戸部則例

丁徭

唐定租庸調之制。謂有田則有租。有戸則有調。有丁則有庸。然男子十八以上。給田百畝。則庸調所出。一皆取之於田。而宋世排年任役。其免役之法。畝稅一錢。則賦役同出於田久矣。昔楊炎併租庸調爲兩稅。明嘉靖後。行一條編。均徭役里甲與兩稅爲一。民以

稱便惟是米穀者農之所出銀者商賈之所流通地糧猶兼輸米丁賦名兼米豆實則皆銀不免銀貴穀賤有傷農業條編便於細民而不便於上戶論者謂地多者無路詭避各項應募不能託名里書無從需索市井棍徒無從包攬故立法為善明中葉以後事煩費重一切雜派於民條編之例名存實亡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若此 明會典 王圻平賦問答 熙朝紀政 明御史戴璟倣條編之法謂隨糧帶徵則富者安貧者無廢業遠役之苦昔王介甫雇役之論舉朝

攻之。今亦未可厚非。在頁有司經理均平。毋格外誅求。與民休息。亭林文集　朱廷鋐謂一邑繁重瑣碎之事。不責之里長。里長不能分派於民。如有興革大舉。選居民大姓有行義者充之。事畢而罷。亦不必盡用殷實之戶。乃知其慮深遠矣。揚州賦役記

又康熙十一年。以浙江鹽鈔銀均入地丁。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銀七千餘兩派入地丁。地丁之名已見於此。此後乃定制通行。五十五年。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徵。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釐四

毫不等丁隨地起見於明文者自廣東始。大清會典事例雍正元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請丁銀隨地起徵部議允之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二錢二釐長蘆竈丁攤入竈地每畝六釐至一分不等二年定福建地銀一兩攤丁銀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錢一分二釐不等屯地自八釐三毫至一錢四分四釐八毫不等其丁少糧重未能攤入者至乾隆間改爲中則三年定山東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一分五釐竈丁攤入竈地每畝一分四毫有奇四年定河南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一分一釐七毫至一錢七釐不

等從巡撫田文鏡請也。是年定浙江田賦一兩攤丁銀一錢四釐五毫。又定陝西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五分三釐。遇閏加四釐。郎嘉總丁役議。陝西鄠縣城四州縣丁隨糧行。皆始於明季後乃踵行。甘肅分河東河西。河東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五分九釐三毫。遇閏加。河西一兩。攤銀一分六毫。遇閏不加。按甘省均丁。與他省異。他省以一縣之丁。均入一縣之地畝。甘省則按通省合算。每銀九錢零。每糧九斗零。攤入一丁。額徵多則攤丁亦多。額徵少則攤丁亦少。以致均丁不公。因糧少丁多之處。恐載丁過重。以窮丁均入富糧也。四川每糧五升三合至一石九斗六合不等。算一丁徵收。雲南不按科則。每丁徵銀

二錢八分有至六錢二一分不等。其改土歸流願納丁銀以比齊民者以石糧爲一丁。納銀六分六釐。五年。定江蘇安徽丁攤地畝。屯丁亦攤入。每畝攤丁銀一釐二毫至六分二釐九毫不等。又定江西地銀一兩。徵丁銀一錢五釐六毫。屯地二分九釐六毫。六年。定湖南地糧一石。徵丁銀一毫至八錢六分一釐不等。按江蘇安徽以畝計丁。湖南四川以糧石計丁。與他省不同。又定廣西地銀一兩。徵丁銀一錢三分六釐不等。七年。定湖北地賦一兩。徵丁銀一錢二分九釐六毫。江夏十九屬向有重丁。其科則亦不同。乾隆元年。定山西臨汾縣等二十四

屬丁徭酌歸地糧。餘仍隨丁徵納。十年。戶部議準山西丁糧分辦。將太原等十八縣。全攤地畝。每糧一石。攤丁銀一錢一分八釐至二錢二分二釐。賦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四分七釐九毫至三錢三分八釐不等。交城等十五州縣。丁銀半攤地畝。甯鄉二縣以下則徵丁。餘銀歸地。渾源等州縣。攤丁銀三分之一。河曲十分之一。餘仍丁地分辦。二十三年。定山西州縣。有全攤地糧者。有每丁徵銀三錢。一錢。一錢三分三釐者。有攤三之一。十之五。十之三者。有丁銀均照中下

下下二則者有按下上下中下下三則分別貧富均納其寄居年久有產之戶亦按下下則輸納徭銀者稷山縣丁徭銀道光三年始攤入地畝臺灣攤徵於乾隆十二年貴州攤徵於乾隆四十二年山西以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願訂三次改歸地糧者四十一州縣其餘或分丁糧一半或三分之一或按下則徵收者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仍丁糧分徵其謂不可辦者或以賦額重輕或以地土瘠薄或以民多逃亡為詞其由紳富畏攤丁賦里胥貪

存編審改富升貧移甲換乙留爲地步亦所不免

大清會典　皇朝通考　賦役全書　癸巳類稿

又乾隆三十八年湖北巡撫陳輝祖請將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經部覆準已通行各省

上諭朕愛養斯民詎於丁糧稍存計較若以新墾民屯田畝役將丁銀隨年分攤較及錙銖非惠下卹民之道勅各省冊庸另議更張　大清會典事例　按自此以後凡各省新墾田地不復派丁矣

又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

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農作者。不可不謹。聖學格物通

任人

營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不可得而行。趙充國屯田。魏相實主之。韓重華屯田。李絳實主之。此內得人以贊其議也。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先士卒。郭子儀屯田河中。自耕百畝。以率將校。此外得人以贊其事也。後此有謀國如理家。如而人者乎。廣治平略

又 宋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沮之者頗衆。旣種不成。羣

議愈甚乃遣使載稻穗數車送至闕下議者乃息。文獻通考

又相地墾種修濬陂塘以備水旱使民耕獲而有所賴此百世之利也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風憲之臣皆所當聞。明楊溥疏

又守令親履莊村田畔與父老子弟常接見訓告方能熟悉其風俗之美惡田土之高下而教令有所施行惟有識者精心求之方知其條理脈絡耳。朱澤雲

田賦總說

又久任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故久牧民之任得失猶參半也苟得其人矣乃求久而已離乎其位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爲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而有嘉穀荑稗之判即均爲君子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其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於尺尋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

王夫之宋論

又人材有大小之殊。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以有濟吾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所任之人使敷陳所蘊。而考察其行能。條晰衆弊。而分委以經書。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眞德秀西山文集

守法

立法之始。賞罰嚴明。政必不媮竊。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或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或憑信簿書

而不較儲積之實雖弊襲偷恬不知怪良法之壞又何惑乎。夫欲收拾人心消弭禍亂不復爲國家建無窮之利而竟因循廢格以滋利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 四夷考 滴露漫錄

又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而人各有心及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所用之人無常責所發之政無常效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其規模不先定也若與明者熟察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

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蘇軾東坡全集

又 率作以興事功。又必謹持其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無誕慢欺蔽之失。興事考成。二者皆當深敬而不可忽也。然煩瑣細碎。則下懈怠不肯任事。而事廢壞。所當戒也。

蔡沈書經集傳

又 堅持初志。能耐煩勞。有益於民生之事。不以小而忽。不以難而阻。精神處處周到。即處處造福矣。陳宏

勸懲

文帝十二年詔十年野不加闢是吏奉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吾農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元和三年詔肥田尚未盡墾貧民務盡地利勿令游手漢書

泰始初詔省徭務本并力墾植使耕者益勸晉書

元嘉八年詔自頃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奬訓導以良規使地無遺利宋書

建德四年詔曰詩不云

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躬自率導。北周書

貞觀十二年詔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生穀之疇未墾以是眇念遣使勸民開闢。冊府元龜

建隆三年詔生民在勤所寶惟穀陽和在辰宜行勸誘令民廣務墾植。玉海

中統三年命官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不得擅興不急之務妨奪農時。元史

景泰三年令民丁多田少之家有司酌與開墾他田。明會典

又 順治六年

諭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戶部傳諭各撫按轉行所司。各處逃民。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心樂業。察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以爲業。各州縣以招民勸耕之多寡爲優劣。道府以責成督催之勤惰爲殿最。歲終撫按分別具奏。康熙十二年

諭戶部見行墾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輒致失業。朕心深爲軫

念。以後各省開墾荒地俱著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其該管地方官員原有議敘定例。如新任之官。自圖紀敘故掩前功。紛更擾民者著各該督撫嚴行稽查題參處分。雍正元年

諭戶部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漏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

官不得勒索吏胥亦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者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民開墾地畝多者準令議叙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準議叙

又州縣官所墾多寡道府等督率勤惰歲終並入考成紳士倡率者予叙隱匿自首者免罪橫征勒報者罪之 戶部則例

又張全義爲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輙下馬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桑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

賜以茶彩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妓。見之未嘗笑。獨見嘉禾茂麥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在洛十四年。遂成富庶焉。文獻通考　何福以積穀多。特降勅獎譽。康茂才所屯充牣。乃歸之民力。以慰激勸。廣治平略

又漢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厲精圖治。其制度雖與三代不同。當時但問開墾幾何。光武中興亦只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

葉適田制論

又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里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蘇綽傳

又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者令郡守察其所屬使之審思熟慮於始而委任責成於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晦菴集條奏經

界狀

又勸農之法如南畝西疇正當有事則一切胥役不許下鄉恐追呼妨業如秉耒執筐都無暇日則一切雀角鼠牙不與聽理恐牽連失時如野有荒田則督其墾藝以盡人功如地鮮水利則令開溝洫以資灌引如民多遊手則力禁賭博嚴查宵匪而人皆食力於耕鋤野有惰農則禁止賽社驅逐窩娼而民皆相安於勤苦凡此所以勸之也至於春耕秋斂所謂主伯亞旅者咸舉趾田間公務之暇不時單騎減從親

詣鄉邨問其播種者如何收穫者如何獎其勤樸戒其奢靡諭省物力於豐收令儲蓄藏於籽粒麻麥桑柘之間以與父老子弟殷殷相慰勞聞其憂則恤聞其喜則慶俾知長官重念農桑莫不感激鼓舞以自盡力於出作此又勸之以心而非但勸之以身也

欽頒州縣事宜

營田輯要內篇上終

營田輯要內篇上之下

貴筑黃輔辰述

水利

國朝屢頒

諭旨興修水利經理田功雍正三年派怡賢親王查修北直水利開墾田畝康熙間命撫臣大築隄堰

親臨省閱誠以水利與農田相濟未有不治水而田可墾者　皇朝經世文編

又溝洫之法至周而大備如遂人匠人稻人之屬所

爲瀦瀉於五溝間者抑何纖悉詳明也自經界之法壞而溝洫之屬可知已天下才幹之士起而謀一方之利者在春秋戰國則起芍陂於楚者雲夢有豐稔之祥鑿漳水於魏者鄴旁有稻粱之詠導涇水於秦者谷口有禾黍之謠在漢則文翁穿湔口於巴蜀鄭當時通渭渠於長安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倪寛穿方輔渠於左內史之治白公引涇水於池陽張敳築塘於新豐王景修芍陂而廬江熟馬臻開鑑湖而會稽稔桑宏羊復輸稾之渠溉田五千頃在唐則

李襲築雷陂勾塘以溉田長孫祥破白渠碾磨以導水在宋則劉彝興水利而治著循聲范仲淹築海隄而民改姓范許景山修蕭何之故堰而廢陘復蒙大利趙尙寛修召信臣之故渠而荒壤悉變腴鄉其著於明代者則夏原吉躬親經畫而東南水利舉劉大夏躬親相度而西北水患平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固非其人莫任與（廣治平略此一條論得人）

又夫南北殊方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產徧植之雍

冀是第知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為利也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其利亦何滅於東南何則西北之地廣輪既數倍於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脈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郡縣歲之所入非徒不滅於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蓋稻田不可以無水旱田則潦之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為患者十

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今第相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蓄水之所。疏其節而闊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今之爲吏者。多置西北溝洫之政於不講。其講溝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此西北之所以比歲不登。民苦乏食也。官獻瑤經筵講義

又 江南以水與平地較。水得十之五六。故稱澤國。環江帶湖。縱爲浦。橫爲塘。其支流所在。爲港。爲浮。爲蕩

爲瀆。爲瀼。爲淹。爲漊。隨地異名。堰以瀦之。壩以壅之。隄以束之。圩埝以衛之。閘以時啟閉之。水至有以洩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不溢而旱不涸田獲有秋。西北地高水少。水利之行難於南土。然非必不可行也。近山者闢泉吐溜。瀕河者穿渠引流導之灌田以殺水勢。其淀之低窪者堤地以蓄水稍高者如南方築圩之法。皆可隨時宣洩至平衍處開塘鑿井。足資浸灌。行之未嘗無成效也 籌濟編 以上二條總論

南北水利

又昔太倉張樌論水利纂圖志以便考閱以爲水之爲利惟其所至人皆得而利之而爲一人之所專此爭訟之所由起也今之區地皆犬牙相制錯雜不齊應不惟其區惟其方圖其方圓曲直及四至水道之所經其或縱橫長僅一圩而利可及於衆人者亦復載明俾爲人所共知雖欲專之而衆莫能犯范文正公有水利圖敘圖則弗傳而敘之所言皆捍災救患之事所當取法者也吳縣疆域圖說　按各省水道圖說詳載會典及各省方志

樌又言水性就下因而導之則順而其爲力也易激

而行之則逆而其爲力也難故佐田則惟築隄岸浚塘浦而其於高田旣設堰瀦水灌漑之而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道流通夫然後立堈門以防其壅斯可以免枯旱之患

皇朝經世文編

凡圩田內外橫塘直浦歲宜修浚大抵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爲率低田以一分爲隄岸高田以一分爲溝池可以承無水淹後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乃謂其所以闊深塘浦者爲決洩積水於是僅擇其大者治之其差小者便不浚治以至水勢不分大塘大浦不能洩水

而田防盆壞。其應修圩岸。該管值年。量田高下。督圩戶各就田頭修築。不論有田多寡。但以田頭闊狹爲則。如田頭闊五丈者。修岸五丈。闊十丈者修岸十丈。或有逃亡之戶。田頭溝頭共修之。其圩心田戶。若有經塍者。自修其塍。無經塍者與衆同修。各管其圩。則各修其岸。其不修者。罪坐值年。抗不出力者官司懲治。姚文濬修築圩岸事宜議

查民間各就其地以施功。相習已久。蓋田溝固有業主。即路溝亦緊與民田相傍。其修濬爲農田之利。民亦易曉。惟勤惰不一。衆

力難齊必得官爲督率令溝頭渠長就田出夫通力合作而不假胥吏以預其事自爲樂從胡寶瑔田溝路溝論

語曰人力足災爲福故凡營治水田者莫先於固隄岸固隄岸在齊民力民力齊厚其力食而隄岸固矣韓夢周圩田圖說此條論東南水利

又北人水旱聽命於天使近河之民效南方水車以掣之而又分區築港可以流通未必不爲利也其去河遠者每田百畝四隅及中爲穿一井每井可灌二十畝四圍築以長溝旱則汲井灌田潦則放水入溝

亦庶幾有備河南志今直隸山陝至高之所但田間有井一口。此畝之價比他畝更增多。至所收比他畝較多數倍而況有支港經流閘座蓄洩之所乎。乾隆三十年與修水利議堰水灌田須分地之高下廣狹量水之遠近大小定以時刻次第灌溉倣召信臣均水之約刻石田畔以息爭端南陽水利說近山之地山水漲發一瀉無餘宜築堰開渠以資蓄洩多開小瀆則水散而流通不能爲害北人徒貪多種又惰於施工若令十畝之地留一畝以備九畝之水旱非其

所願閭有水塘不勤加修築久亦淤渴亦養民者所當講求而利導者也。胡遠濬水利說

又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波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豈可常恃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箱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興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南賦煩而役減北賦省而

役重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役可減利五本十四條今錄五條萬歷三十年以御史蘇瓚等薦進徐貞明少卿領墾田使有司撓玩者劾治之先詣永平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勳戚之佔田者爭為蜚語王之棟家畿輔陳不便者十二遂停役先是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竟如其言 徐貞明潞水客談 趙一清書徐貞明遺事

又仿虞集京東水利之議則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

良田也其他山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誠使水無餘利行之十年歲可得穀千萬石而山東山西陝西皆可度地次第舉行使西北之水利既行則東南之漕粟可減此誠萬世之利也或謂種植之產南北異宜此則未明治水之要者也夫將有所取必先有所棄故欲興水利於西北當先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蠲其常稅瀦爲陂澤而田開廣開溝洫使潦有所洩旱有所資是一時一邑之所蠲有數而其餘所墾之地其利無涯至去水稍遠其土性所宜植者仍聽之

於民則地力自無不盡矣。陳黃中京東水利議以上二條論西北水利之益

又種稻必資雨澤東南春夏多雨播種栽秧可以按節而作。西北地皆平坦春夏少雨栽插難以及時一不便秔稻常須水養非如雜糧只須土潤便能發生。東南土性堅實隨處可以開塘蓄水西北沙土浮鬆水易滲漏即鑿深池水可不漏一遇大雨泥沙隨下塘易淤淺愚民以挑浚爲苦二不便北人不願食稻即不願種稻即用南人教之而心非所樂則學亦不精其收必不稔彼覺勞苦數倍而收穫不如雜糧之

多則精神易倦。三不便。水田必須牛耕。非如陸地可兼用驢馬。北方水草不便。畜牛較難。價值亦貴。一有倒斃。舉家怨官司之苦。以所難。四不便。水田農具多與陸地異。購買較難。即延南匠往造。其頻頻修理。匠作難求。且因此遲悞已多。其心志不周。五不便。本六條今錄其五。然西北本帝王溝洫之區。或古今情形不同。水利之屢興屢廢。其在斯乎。居今日而欲於北方盡復溝洫。其勢不能。惟疏通川澤。以除民害。則地無分南北。時無論古今。皆在所當行。徐貞明有云。西北之人

若水害而不知水利水之在天壤本以利人非以害人也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收之則利此則不刊之論（程含章山右集此條論西北水利之難）

又遣官循行其地度其高下因宜制便其低窪不可耕作及原舊近水之處或爲堰以蓄水或爲隄以限水不惟無乾旱之虞且以收莞蒲之利（大學衍義補）

又凡一省大局逐一核計何處高亢何處低窪高亢者宜陂宜堰低窪者宜溝宜港何處土脈鬆潤可作水田何處水土疏粗但仍舊貫何處古跡可循宜加

修復何處新流可引宜與經營相度採訪勸爲一冊留之本省轉飭司牧以身率下以義勸民勿以抑勒爲能勿以邀功苛督至於平原曠野無水原可導者酌其物土之宜教民以布其利　乾隆二十三年會議吳鵬南水利農田疏

又有司能體　國家愛民之盛心以足民爲先務以升科爲後計則莫重於興水利矣山高水遠開渠截堰動費不貲民幾何能荷茲鉅任此間田疇土多委之於荆莽而不能以盡墾也惟飭行各郡賢心清查

有無可以開渠截堰足灌民田若干。具詳覆勘。其大者爲民請帑。其小者勸里中賢豪長者。照依樂善好施之例優獎之。地方官實力奉行。受上賞。疏懈者。紀其過。匿不以告者。罰無貸。水利既興。開墾自易。誰甘棄其利而不爲者。

潘文芮黔省開墾足食議

令各府州縣將境內四鄉山川邱壑。暨志書所載有名水利。區別山田圩田。山田之塘堰溝渠。或舊有而淤塞。應濬或本無而開鑿可通。圩田之隄埂畎澮。何處當水之衝。何處承水之流。何處卑窪。何處侵削。應作何修

細辨其土宜經其樹藝繪圖貼說具冊詳覈分別緩
急先後次第勸行省耕省斂府州縣親歷其鄉務在
以收實利導毋爲矯民以自誣有無成效上官輕則
紀其功過重則爲薦爲劾以定考成將見長吏之趨
向專民生之本計厚矣晏斯盛論農田水利書　水利
向知向爲虛設其於民本非疾痛相關民亦未能指
實相使歲修本屬虛文歲費斷難減少鏤冰畫脂殊
爲無益上嘉定水利志以三條水利考成

營田輯要內篇上之下終

營田輯要內篇下

黃筑黃輔辰述

立法之始國受其益民受其賜及其敝也非破法以逞其私卽沿法而巧匿其術故弊因法生不能不歸咎於法也鼠齕雀啄其智短淺其腹易盈君子無容心焉若夫壞法亂紀作姦僞而毒生靈爲能不釐剔而預防乎子夏曰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善持勢者早絕姦之萌輯積弊

不清其源之弊

患之尤甚而當事有未慮及者。各郡縣人丁之逃亡。地土之荒廢均應查明申報應蠲者請蠲雖經申報。而蠲免之令未下則逃亡之人已無而名未去籍荒蕪之地全虛而課仍入則今將廣行招墾彼死者無論矣如逃者欲歸而數年之逋并責族黨之賦代賠如荒者欲開而前此之荒糧未除後此之田租重納。小民安能支此數困哉愚謂必除荒而後荒可開必免逃而後逃不復此尤招撫開墾之一大機權也。盧紘屯田議

又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滅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翰苑集中書奏議

又一人之心力有限羣姦之欺弊無窮盡抉其弊以別眞僞其勢有所不能剔積重難返之日一旦欲掃

除而更張之术有不至於擾民者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有司無侵刻之擾愚賤有樂從之勢則諸弊一掃而去矣　儲方慶荒田議　黄震孫限田論　王文恪公文集

不務其實之弊

明道先生有言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二程全書　者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疏漏疏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

以憑籍而行者得以專擅。呻吟語

又天下不可使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不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為名焉已耳。欲治其實以治天下。不可得也。好名論

又天下之大弊。在名實之不覈。上之所以求乎下者未嘗不以實也。而下乃有冒美其名以應乎上者。又恃其名掩覆粉飾於外。而內緣以為姦。即苟有詰責。猶得持空名以相拒。此天下所以寖寖日趨於虛假

潰敗而不覺也。張海珊送張少淵試禮部序

又呂祖謙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亦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愼。不易之道也。御纂性理精義

又凡事一以眞意交孚。雖欲稍自退諉。而心有所不安。稍爲欺隱。而心有所不忍。夫然後利有舉而必興。害有除而必去。秦蕙田講義

又賢者所圖。蓋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蘇文忠公文集

又能大有爲者豈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廣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惟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眞實無妄非欲速見小者所可同日語也 楊名時程功錄

又或亟欲見好以邀功或但求無事以免過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徒然紙上空談並未身親其事上司更不加察同人因之效尤此皆不可以有爲者矣 皇朝經世文編

又目前吏治患在有名無實有初鮮終 講理必透其根源遇事必求其實在地方官謹飭有餘親切不

足。所以事皆不可爲。而民生卒無所賴也。　人之心思物力。祇有此數。於浮文多一分。即於實事上少一分。　民所切望於官而官不知之。官民情意不通。雖法良意美。行之難免滋弊。甚至因一偶有之弊。而廢經久當行之法。皆官司苟安自便。奉行不實之故。陳文恭公手札節要

輕委之弊

上官常好別遣幹吏使者。銜命奔走。勞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而責成

於郡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且恐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借使使者有所規畫、其當職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其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而事以言廢。此所以不若勿遣使者之爲愈也。司馬文正公集上體要疏

又凡應勘之州縣委員不可不愼。乘傳絡繹、地方官舟車輿馬酒食供帳之費不貲、家人吏役尤復種種

需索前起始去後起復來凡委勘尤急之區必被害較深之地民不堪命官亦無聊一有不周波瀾頓起雖有賢令免過未能是誠在爲之上者體籌於至微也。 皇朝經世文編

又循良罕覯皇皇者華遑問道而馳驅者豈所謂諏疾苦之意耶 魏裔介請停察荒疏

又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不思其所不及不恕其所不能是以事無成功。 謀始之際不立定規分遣從官專行其意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

緩急不倫亟續芬絲重傷宿痏其爲擾病抑又甚焉
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苟非其人不可輕授韓
苑集

又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而因以爲害唯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任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以播弄而其禍乃延故曰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可不慎哉王夫之宋論

推諉之弊

創行之始地方官親赴各鄉僕從輿馬不無煩費流

民應募承領稽察繁多委員查驗又須酬應供帳且未墾之前逃者不歸既墾之後民無固志荒者未墾墾者復荒墾而不報姦人起而訐之報則民畏累而復遁事多棘手勢必勞心則何妨以尺紙片言化爲烏有雖哀鴻徧野勿顧也此固賢者所不爲亦上官之不爲體察也 荒田議　高州丈荒議

又經界既行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八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令人卻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來便去撥剔那一分半

分底獘來瑕疵之以謗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卻百貫十貫卻不管及被人少少卻百錢千錢便反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無人肯把國事做成家事看。

朱子語錄

又州縣所掌書者其精神專以應酬迎合爲要務至於民之痌瘝絕不相干。上官或以虛文責之則亦以虛文應之若必徵其實效則多方組織其獘以爲決不可行轉矜爲周詳之思慮如上官不惑於羣議斷而行符旦下而夕除其獘亦無不舉矣。

王文恪公文

集　何道生陳新政四事疏

又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於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委靡惰慢而令人廢農業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則必陷於刑辟矣　蘇綽傳

　　勸丈之獎

雍正八年十月

諭向因四川地畝隱匿甚多以致姦滑之徒乘其疆界

不清契券無據侵陵攘奪告訐不休種種弊端不可
枚舉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以來內外諸
臣奏請清丈者不下數十人蓋以田畝隱匿不但無
益於國課亦且有害於民風朕再四思維始遣科臣
高維新等前往四川省料理清丈之事期於公當均
平無偏無刻及丈量之事將竣又須諭旨若有額糧
稍重之州縣即比照就近適中之科則令其核減以
紓民力蓋地多糧少者則當按則增加而地少糧多
者則當查明減免此朕之本意屢曉諭該省巡撫及

辦事諸臣俾各悉心奉行者也近聞該省州縣中有地少糧多之處歷來地方官勉强加增者此番清丈並未核減者巡撫憲德轉飭布政使高維新等再加確查細心斟酌若有糧賦稍重處即據實奏請核減毋得固執已見回護從前有負朕均賦恤民之至意

又丈量初意止期均賦非欲增賦也奉行太過恐求增以為功然園田日久漸開覆行弓步未有不加多者山場溝蕩悉以為田增額過多官行其私吏恣其弊所加之額全不在公矣故畏法者取盈虛文仍有

賦而無田巧法者隱縮加額終有田而無賦且西北之田視之雖衍沙瘠難肥況其高者東南之田視之雖下土饒易墾況其平者至山林時墾咫尺荒鬭未足深據尤當少爲劑量焉　唐鶴徵丈量論

又東南地勢險狹與西北地勢平衍廣闊者不同東南山陬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而丘數少山田畝雖少而丘數多計折一畝田大者或二三丘小者或八九丘至十丘故造冊之煩較西北爲甚其紙劄刷印筆墨雇募鈔寫磨算及水陸解扛套冊之

費不貲。一邑如此。一府可知。而通省之費更可知。萬一差謬。必干駁詰。文移往復。勢必稽遲。若憑此以爲抽查紙上何從查核。卽按臨各屬履畝。亦斷無輦載冊籍以從之事。此等具文。其所費未必不波及於民也。則何如以邱段之細數存縣。田畝之總數申上。爲直截簡要耳。姚文然丈冊末議

文已墾之田。非有事故。不可淸丈。愚民易惑。初聞淸丈。已覺倉皇。旣見官差。尤生畏懼。姦胥因乘機嚇詐。倡爲加賦之言。臨丈之時。高下任意。有賄者將多報

少弊有姦猾鄉里串通書役攤派夫馬酒食冊籍紙張各名目按畝需索共飽私囊其於未丈之先故於旬日之前追集各村之民守候無期以致廢時失業即有賢員事後覺察而閭閻之受累已深矣貴陽府志包祚永丈量滋弊疏

又田地有必須勘丈者必務嚴密是故重欺隱之罪以防姦宄嚴扶同之禁以防賄買分荒熟之實以防混淆定步弓之度以防短長謹丈冊之藏以防洗改躬抽段之覈以防蒙混申覆丈之例以防怙終此七

防皆所以爲嚴密不嚴不密民不畏服其弊百出諸城縣丈田論

姦民猾吏之弊

姦民欲計免其賦役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少收其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兼并之族賦甚輕貧弱之家而不免於賦役之重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

可知矣東坡文集

又百姓浮糧有私收於姦民胥吏之手者其受田之初邱畝有定或有近田開土水漂沙壓山麓蹊壑之地塡夷挑補隨宜補植此本民力自勤鄰近姦民因以私墾索求勾通胥吏借端興訟平民畏累歲出私租官司訪聞不爲開豁更或因以爲利是導民以惰不得咎地之不克廣也明季尚寶書

又士民之姦詭有甚於吏胥者一夫受田止許一分若一人而冒數人之田則佔種私典私鬻之弊叢生

故富者阡陌相連貧者終無立錐之地至勢強力厚官且與以為緣其法弊壞已極今欲根尋原業使冒墾者悉令退還另募人承種非饒有才力而又假以事權遲以歲月不克就談何容易 贛州府屯田議

又昔張鑑論田賦之議莫大於飛洒詭寄虛懸其飛洒也富人多田昭書洒升合於他田歲倍增之積久而加多被洒之家昧無所省至終歲備輸猶有不治其詭寄也田多者恐役重詭寄於鄉官吏承暨貧戶下則文武職之寄莊而仍不出於本邑之內巧為隱

託而以隣爲壑其虛懸也甲有田而推於乙乙推於丙丙推於丁而復推於木戶改多改少展轉錯綜無從根究又或捏報坍廢以實爲虛久而田糧俱沒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已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至於虛懸則上負國矣 其諸弊又有以應豁之田洒合勺於里戶而潛收其利則有影射之弊侵收之田以一埋十捏入公田之內則有挪移之弊買田十而止開八九仍遺一二於賣戶更或收田而不收糧則有買主偷減害留賣主之弊買戶既收其田賣戶不與之除

則一田而兩稅。甲田既洒於散戶。而以應豁者補之。則無田而有稅。是為乾沒之弊。田本輕則。故開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為十。買主糧加。賣主糧減。則有潛移之弊。小戶併於大戶。熟田假為荒田。以有為無。以實為虛。是為欺罔之弊。凡此不可殫述。而皆出於猾吏之手。不可不知。浙江田賦書

一姦民匿荒田為攘利之窟。其實業荒者。或以盤剝或以磽瘠逃亡遷徙不能自達於長吏之前。今日清荒以破姦民之利。姦民既懼其敗利。又畏發其姦。每

創爲利害之說以震恐業荒之民使之不敢自言其荒而因得匿於混淆莫辨之內故夫業荒之民無力之民也冒荒之民有力之民也一二有力之姦民可以挖千百無力之窮民而並以愚夫不知弊之上官嗚呼欲官不受其愚耶不亦難乎愚以爲姦民之所恃在縣官不能履畝耳則欲破姦民之恃窮極其情而使之無遁形莫先於核實莫急於不憚煩 儲方慶

荒田議

又姦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詭寄於

官宦或分散於各戶民與吏互相爲姦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　王文恪公文集

又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夫民之亡且亂者貪吏剝削而上不加察豪民兼并猾吏行私而窮黎失所故也今爲清其源隱侵占則小民免包賠而得守其本業何以逃亡爲觀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　張太岳集

又大抵詭寄賄買之弊繫乎令長之覺察與否花分

移甲之弊。則係乎冊籍之精核與否。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不就法中調停損益。驟欲變之。以收一時之效。而不知小民已受其病矣 唐順之答王儀書

里長糧差之弊

十甲設里。以里長經其十甲。並畸零小戶之糧以民代役可免糧役之擾法至善也。然彼挾里長之重。抑勒索求數倍於役。恐未已也。小民畏役如虎。故亦甘爲魚肉。曾不敢望齒於僕隸。強弱相陵何所不至。唐鶴徵當編論

又里甲之冊由來已久其中混淆之情弊竇百出若不徹底澄清其開戶口之多寡地土之肥瘠皆得上下其手凡作弊者惟至貧之戶至弱之民受害至深其情不能上達至不得已而逋逃則相謂爲姦僞官亦視爲不安本分之民而賤之惡之而不詳其輕去其鄉之何以故故欲使民克安其居克樂其業必先自里甲焉 朱澤雲林正俗田賦論

又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洪武初患有司之刻民擇有行義者理其事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

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供億則取之。而又有常費之輸。公堂之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督責如火。上下相承。此民之所以重困也。王文恪公答李司空書

又通賦不清。有自來矣。試舉漕耗言之。明萬歷間漕規每正耗百石。加民耗八石四斗。後乃加至二三十石矣。此外踢斛淋尖曆屑有贈。則不啻三四十石矣。而綱司話會之費。通關小票飾羅銷算之費。酒飯之

費盡出於民而輕賫短運夫腳之費不與焉計石米民費四倍完納自不能前勢不得不暫救目前之急貰求寬限胥役知其無策需索愈甚雖嚴追侵欠猶鑽朽木木盡而火不出亦何益哉　張宸商屯議

民間納糧胥役勒措需索且令守候無期有司豈不知之而不究問夫小民之不願與官從事者懼其層層朘削甚於姦民之盤剝耳果能體卹民艱諸弊杜絕彼何若棄閭井而思遠避哉　胡蛟齡廣開荒疏

蔡息關曰北屯急在勸耕南屯急在清弊欲勸民耕不先清

弊不可得而興矣。屯田總論

賞田官田之弊

明季每遇催科戶頭報完之日。賞荒田二三畝。責令開墾。三年後納租。司田務者亦各有官田。由是有勒令捏報開墾者。率有租而無地。積久而戶戶皆有有租無地之累。是賞地有其名。而實以害民也。堂邑志

官田者。官代田附。非永業也。唐憲宗末。天下營田官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恆以瘠田易人上田。民苦之。穆宗時詔還各所易地而耕。宋宣和間。令諸買官

田者免納稅契錢彭合言州縣買官田之害望減價無抑勒諫議大夫何溥言比議體卹令官田減價二分承買而後謂其低價買增價賣諸般刻削夫始憐其失業而爲之減價終設爲增價之說而開其爭端望明詔改止政和閒中官楊戩以地可墾爲稻田者易名公田皆內侍主之所括凡得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農畝困敝但輸公田而正稅不復有輸役李彥文悉主之而專其稅靖康初誅彥文均見文獻通考

又侵隱之習已非一朝逃田多歸營田里長包賠稍

久則以畸零之田爲荒田作正抵數而原額遂失其盜賣者始將不成片段相去遼遠之田私典於人久則直爲己物立券賣之雖半價且甘心焉或姑留少許以備稽查或誘爲鄰田以遂其乾沒而原額因以日耗此固不難曉而因循不察者何哉則以官田故耳故官不可以有田 洪武閒屯田弊

又屯田人等將田典賣與人條例俱發邊遠充軍夫典賣尚不可若因墾地未廣將民田挖廢或侵冒民田以爲新墾此又律所未載之大罪也 潜邱劄記

揑報墾荒之弊

各省可墾之地甚多。奉行未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意。並未履勘。預報新開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遂明知荒地之不足。即責之現在熟田。以符其額。小民畏官。俯首以聽。以爲不急升科。未知遠慮。夫使地有贏餘。亦當留爲不盡之利。若別無贏餘。豈可履畝而益之哉。一曰以荒作熟。歷年荒地在河壖者。坍漲不常。且地勢窪下。易於沮洳。在山麓者。土薄而石多。禾稼難以發生。在高阜者。水遠而灌溉不

能取便此等地畝不爲親身踏勘悉入報墾貧民止負目前之牛種資糧草舍以餬旦夕而有所栖止數年之後不得不報升科幸有薄收完且不足稍遇歉歲不能不慮其逃亡以避追呼然糧額已定官有考成則飛灑均攤賠補之弊從此起矣是名爲開墾究無開墾之實徒以累民也曹一士請核實開荒疏

私售營田之弊

唐有天下定爲口分永業之制口分即露田也夫四十畝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

課蒔桑麻也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自鬻是以小惠而亂大法也其弊有不勝言者矣明文在胡翰井牧論

又估價令民得收買良非善策買産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産輕立價貿揭榜之後率先投狀今之已賣者是也若中下之産無人計厯所立之價輕重不均今之無人承買者是也文獻通考

又夫私鬻其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

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削而賦不加少此產去賦存之患也　東坡文集

又明制一軍一餘各受田而耕毋許私售然久則半居市廛不能親操耒耜於是有寄佃於人而收其息者有抵借他姓而更其名者有名存而田質於人者有田存而主易其名者有田售於豪右而身應賦役者若俟田盡民逃徙取之豪右則彼原以厚值得之

轉滋爭訟其咎在不能立法稽察爲左右所欺弊則負固而不能改矣 福建屯田議

又一區之內咫尺之閒或爲舊田或爲新田新田價輕舊田價重糧賦輕重因之貧者利價之重僞以新田爲舊田富者利賦之輕甘受其僞久之新田多歸於豪右而仍有舊田之名舊田不及於貧民而尙存新田之界則散而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而已 王文恪公文集

土客不安之弊

人性與風土相合則安其居不合則僨其俗而去流民墾荒必與土著之民錯壤而處土著者狹有餘之勢以虐使流民流民懷攘利之心以陰伺土著其弊也弱者屈伏而受其害强者忿起而與爲難流民不安土著亦不安君子處事慮其萬全利害未來權其輕重調劑於彼此之宜以求安民利民之實效職在是矣 儲方慶佃民墾荒議

田賦不均之弊

兼并者非豪民之鉗貧民而強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而無法守苦樂不均不能域之也宋論

又按田定賦準賦定役原有不易之制而往往多寡不齊致爲民害其故可推知也黠書詭寄豪右串通

玩法久而負固深愚民不見長官聽其播弄積久而苦累終不能上達此非上官清心寡欲博訪嚴察民未均沾恩澤也 鳳翔田賦志

又授田之初其高下肥瘠長短廣狹有無水旱之虞既未明晰有從前所謂上地中地者或因派糧倒置或因沙水變遷亦未深考又惑於訛言輕定等則鹵莽從事以了目前去任之後留為民害前官如此後官因之各圖便安害將胡底所謂官耐一時之煩民受無窮之福一念之疏而亦貽無窮之累也果其經

界分明田疇廣闢同其憂患曲為生成保護既周全活甚重是為真正循良　皇朝經世文編　劉洪賦役論　蔡毓榮賓政疏

又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并雖未齊一不甚低昂既不擾人且不變法稍均勞逸足救凋殘若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稅役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誅求此乃誘之為姦力用不得不弛閭井不得不殘也　均見　翰苑集

喜事畏事之弊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釋之以爲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識微見遠之士凡天下之士俗人情目所親覩前代之善敗得失耳所熟聞弊不十不輕易舊章轉滋多弊剛而不愎實而若虛斟酌時宜但求有濟則無妄譚策略喜事紛更之弊矣嶺南集

夫法簡則事省事省則易辦易辦則吏胥可減吏胥減則擾民者少楊於果上王觀察書

近世論治動謂主嚴主寬主則不免於偏常至積重難挽矯枉過正所謂寬而有制嚴而不苛者乃是一意公平實事

求是胸中並無寬嚴之見者存也陳宏謀寄桐城張相國書湯火遺黎煢煢待斃不爲補救之謀鋪張揚厲希圖掩飾目前則所謂闢榛蕪謀生聚者皆屬虛文誠使加意招徠多方撫卹更生之民得安其生釐剔無名之誅求永除額外之苛斂推誠心以行實政安得謂熙攘之風不可復見耶蔡毓榮實政疏

又國之大弊在於改弦易轍法令繁多令多則上官拘於成例事事駁查有司惟以功令自畏救過不遑安能計及於民之休戚且叢迫之際左右易以爲姦

則民生愈受其病故法愈多而弊愈滋也盧崇俊法令應歸簡易疏　前人立法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不能更革而復多立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故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日知錄

又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無必進之情無必退之心苟求無過以偷旦夕之安始容之終以靡之則求其擴心振氣以賈出而有所爲庸詎能乎宋論　世道既衰上不能無疑於下下亦不能無疑於上於是事之

有例者非例不敢為也其無例者以他事之例例之亦非例不敢為也令之所當避嫌者固不敢不避矣即非令之所當避者亦一切避之何則天下明毅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一事不利於明毅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夫夫不循例不避嫌而遇事奮發有裨於國家者未必加賞而循例避嫌者雖逡巡畏縮未必得罪則何為而不循例不避嫌哉張士元名實論

又 嵊縣尉謝深甫言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而或隣於立異故言未關

而已斷斷事未成而已挫失於是乘時趨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轗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名臣奏議

期效太促任人不專之弊

阡陌未成而名已在籍播種未熟而吏已到門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此催科之甚也糧增而欺隱者多役煩而逃亡者衆故有糧在而田不知其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其處者矣此擅役之甚也或者疑墾荒無救目前豈知墾荒之益

三五年而效不見十餘年而大效見不猶愈於久病求艾不蓄終不可得者耶 廣治平略

又 自古凡關國計民生人心風俗之事皆未可尅期有成其可以尅期成者多係粉飾耳目之事 陳宏謀手札節要

又 上官自恃公正過爲刻覈凡接見動加呵斥屬下震恐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其所應爲轉慮不獲夫上而氣先沮儻一概目之爲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庸也 辛從益詳愼甄別疏

文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程子曰欺有之有爲利而欺者因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於欺者在所察　許氏衡曰賢者以公爲心不爲勢屈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矣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大禹猶當警後世宜何如哉　程子曰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不精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下行有司之事當之

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幸以圖安耳 均見性理精義

又 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幸而有一人焉不可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旦夕見也今期月不報政則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去然則能與不能皆不能久也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久者皆老於其

尉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去如主客之勢宜其姦弊不得而去也東坡文集

又王質論任人無責全材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下至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非可以一二數也名臣奏議

又守令不能專職或分寄於人或悉入於官事如蝟毛動指掣肘欲究心於撫字而催科迫之欲盡力於

吏治而處分文法足以縛之故必寬其歲月一其事權而後有爲也法者足以束賢智之手足不足以防大姦之狡猾守令專制一方事無定執理無合轍當得法外之意使從容以展布之然後可治繩其異於循途屈奇材於守跡遇事苛察其曷有濟吳竣因時論八

又大兵之後降寇流亡務在寬心招徠安插若非從長經理無所依賴强悍者復轉而爲盜老弱者不免轉徙流散終填溝壑今欲調養元氣惟有集流民而

廣開地畝墾除一切弊竇爲治本第一大件舍此不爲束手無策是坐視民生凋敝永無休息之期任斯職者先期得人而習者憚於煩勞慮其滋擾不能盡其所爲大吏惟知慮始不暇圖終未能寬與期限緩其責成雖有養民之術而民終不得養矣。徐旭齡安民疏 劉餘謨興屯議 儲方慶荒田議

又自來利弊言人人殊有言之可聽而按之實在情形有不可行者有目前小有不便而甫經施工未得究竟旋來指摘者非詳慎熟籌於先不能得其實在

利弊非堅忍力持於後亦不能覩成以收實效陳宏

謀手札節要

營田輯要內篇下終